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一五一回 變欽差星夜趕壩工 假濟公清晨逢殿上

話說……（下缺一千八百八〇六字）皇上看完群臣聚議，參知政事寇楨奏道：「依臣愚見，楊魁婚期在即，候婚期過後，即諭楊家夫婦三人帶兵前往剿滅；且小西天專仗法術，非請動濟公聖僧不可。聽說濟公聖僧現在鎮江欽差張允明家中，陛下可降旨速飭張允明，河工合龍之後，著他即赴玉山，督理軍務。有他同楊魁等去打小西天，那時濟公就可以不詔而至矣！」皇上道：「卿言極善。」隨即就降了一道聖旨到張光明，但恐他河工暫時不得竣工，就用了一個挾制的方法，說道：「仰張允明限□月初□日即將河工合龍奏報，如再遲延，即交部嚴加議處。」所以老竈算到這個消息，就想出一條主意來坑害張欽差。但張欽差自將竹籤、石灰部排之後，見到河裡的水色及聞著的腥味，雖不曉得水底是何怪物，覺到已有效驗，就連夜的催工打壩。到了初八這天，西壩皆打得不過剩有一丈多寬的口門就可以合龍。這日一早，河工委員就上了河堤，曉得欽差起身向早，不敢不早來預備。不料一直候到巴牌過後，還是不曾來到，暗暗便查點他的親隨。那親隨說：「今日一早在龍王廟起身，說道他先到壩口，叫我們把茶點備成，送到辦事所。不知那路岔頭，又遇著件事耽擱，眼看著這些工人閒在這裡，候他吩咐才能動手，不要把人躁煞嗎！」說著就把那辦的點心拿了兩隻，因主人不來，就想自己消受。剛剛那只包子才送到嘴裡，忽見張欽差渾身是汗，看見點心就張三李四的喊親隨，叫他去打幾壺酒來，隨即就跑到壩去，指點一陣，看著大眾動工，然後回了辦事所。恰巧酒已辦到，他便點心下酒，左一壺右一壺滔滔不絕。到了開飯時各委員皆陪著吃飯，他就著了菜，格外放量豪飲；隨即盛上飯來，他睬也不睬。大眾委員吃過飯，稟明上壩，他微微笑了一笑，還是吃他的酒。親隨見他這樣，暗暗就議論道：「今日老爺這個樣子，倒活像是濟顛僧的徒弟了。」旁邊又一個親隨道：「我家老爺沒有道理，這兩處壩工要把那個和尚找來，真個眼眨眨就成功，那裡要費這許多事！他憑了他一封來信就不去找他，自己吃這許多的苦。總之一句話，書呆子做事情始終他總脫不了果氣。」二人談了一陣，見老爺還是在那裡吃酒，暗道：若候他吃完了我們再吃飯，照這樣蹉景看來，怕的我們中飯要並一頓吃呢！就此把桌上剩菜撤了兩樣下來，兩個親隨便就旁邊桌上把飯吃飽。又暗暗說道：今天老爺真是笑話，也不像往日時時刻刻這壩跑到那壩的查點，一味的在此飲酒，倒也叫人想不出他是個什麼用意來呢？正說之際，只聽上面又喊「添酒」。就此自斟自飲，一直吃到太陽要落。

只見巡工的委員走來兩個，每人手上拿了一本冊子，交在張欽差手裡。張欽差一看，上寫著本日計工多少名、動用工料那項多少，皆寫得清清楚楚。末後又寫著道：「今日車羅壩共打起六尺八寸四分，還欠工八尺四寸；五里壩共打起六尺二寸一分，還欠工八尺七寸九分。」張欽差看過，便向委員問道：「壩上的工人可曾散嗎？」委員道：「不曾散，要等候給發工籌呢。」張欽差道：「叫他們不要走，預備燈球火把接做夜工，直到合龍為止。曉諭工人：限初九夜分兩壩合龍，照四工發籌，另還有賞；各委員分上下兩班，更番替換！」就這今下，真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，到了初九亥初時，一眾委員皆回辦事所，稟稱兩壩一律合龍。張欽差大喜，分付擺酒慶功，各工人每名賞酒犒錢二百文。說完，又向眾委員道：「兄弟兩晝夜未曾合眼，想睡得很，兄弟暫為失陪。一切善後事宜明日再斟酌罷。」此時親隨見主人要走，燈籠早已點好了伺候，各委員便送欽差出外。那親隨便拎了燈籠在前領路，直奔龍王廟而來，走到廟中，一逕就跑到房裡和衣睡下，一眾親隨也都陸續睡覺。

看官，你道這進房睡覺的可是張欽差嗎？真正不是；可是真個進房睡覺嗎？也真正不是。要是果真是張欽差將河工合龍，跑回來睡覺，那我前回書中說老竈陷害張欽差，不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嗎？要說此時張大人若不因欽差王命在身，金甲神保護，大約有幾個都死掉了。閒話少說。就初八那日張欽差一早起身，他因接到聖旨，限他盡初□將河工合龍，心裡萬分著急。所以一早起來，連茶點都不曾吃，就匆匆趕奔工次。不料才走到廟中前殿，忽見濟顛聖僧歪歪斜斜走進廟來。張欽差一見滿心大喜，連忙搶步迎上，道：「聖僧約我初□才來，怎麼今日倒來呢？」濟公道：「曉得你欽限急迫，怕你不得合龍，特來助你一臂。我才在這廟裡，老和尚處到很清靜，你且隨我來，我還有機密事談呢！」張欽差道：「這廟裡並無和尚，聖僧莫非弄舛嗎？」濟公道：「不舛不舛，你隨我走就知道了。」張欽差便跟著他走。

他便把張欽差領到前殿東角一小門進去，就上樓梯爬上樓去，見樓上一無所有，只得神龕一座。但見濟公由神龕旁邊推開一扇小門，就叫張欽差進去。張欽差就進裡一望，只見一條夾弄僅殼一人側身而人。心裡想道：這斷是聖僧查到這廟中和尚設有暗室，不免有窩藏婦女等事，所以領我來破案。又想到：這和尚既有暗室，必非良善之輩，我莫要身人重地，遭其不測。就腳步便停了一停，只見濟公便掉頭低低問道：「怎麼不走嗎？凡事有我，還愁什麼！」張欽差因此就放心前進。將把夾弄走了，只聽前面「吱兒」一聲，一門自開，後面「撲通」一聲，見進來佛龕旁邊的小門依然關好，張欽差好生奇異。進了第二重門，裡面便一點亮光沒有，所幸濟公在前領著。他又下樓梯，腳才踏上樓梯，又聽「撲通」一聲，那第二重門倒又關閉。

就此順著樓梯而下，共轉了七個彎，換了七重樓梯，統共一百四〇七層，張欽差記得清清楚楚。樓梯走完又一小門進去，忽然明窗亮幾，走過明間，濟公又把他領到一間廂屋裡面。這廟屋有一小門，由明間進出，朝天井一面皆是手膀粗的鐵柵欄。

濟公將他領進廂屋，隨即轉身而出，那門便「通」的關起。張公曉得不妙，忙用手來奪門，再也奪他不開。又聽天井鐵柵欄口有人喊道：「張允明你認識我濟公和尚嗎？」張欽差掉頭一看，但見那人並不是濟公。張欽差此時直嚇得目瞪口呆。畢竟張欽差看見的是什麼樣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莫要身人重地，遭其不測。就腳步便停了一停，只見濟公便掉頭低低問道：「怎麼不走嗎？凡事有我，還愁什麼！」張欽差因此就放心前進。將把夾弄走了，只聽前面「吱兒」一聲，一門自開，後面「撲通」一聲，見進來佛龕旁邊的小門依然關好，張欽差好生奇異。進了第二重門，裡面便一點亮光沒有，所幸濟公在前領著。他又下樓梯，腳才踏上樓梯，又聽「撲通」一聲，那第二重門倒又關閉。就此順著樓梯而下，共轉了七個彎，換了七重樓梯，統共一百四〇七層，張欽差記得清清楚楚。樓梯走完又一小門進去，忽然明窗亮幾，走過明間，濟公又把他領到一間廂屋裡面。這廟屋有一小門，由明間進出，朝天井一面皆是手膀粗的鐵柵欄。濟公將他領進廂屋，隨即轉身而出，那門便「通」的關起。張公曉得不妙，忙用手來奪門，再也奪他不開。又聽天井鐵柵欄口有人喊道：「張允明你認識我濟公和尚嗎？」張欽差掉頭一看，但見那人並不是濟公。張欽差此時直嚇得目瞪口呆。畢竟張欽差看見的是什麼樣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